

廣州安氏族譜卷首

舊序

思簡公

余嘗悲世之人渾無睦婣之義殊不知一而爲二二而爲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若稽先王制爲婚禮曰不娶同姓同姓之親系雖至於甚疎義則親於外族之同曾高至於同姓之女之子彼雖視我爲他人以我視彼則彼亦曾受吾祖一脉之血氣者何可以系遠而絕之哉故余平生逢人則必問其內外之譜若相干於吾本宗安氏則不限同異姓不限遠近系而并記之以安氏姓孫爲上卷外孫爲中下二卷上卷首記中國安氏之所由起者二字缺其根本末記吾東安氏之異其貫者推以思之同

源異源姓孫外孫之別其卷者明內外之分也於吾同曾高祖之外孫並書于上卷者示甚切也

六字
缺

姓之義也庶

尊詳知世系者亦必記之而子之

二字
缺

於嫡女之後至於公私

賤隸無定耦之所產則不問男女直書名于卷之末不必斤之

以妾子妾女而尊嫡抑庶之義隱然皆在其中賤不以賤棄之

厚之道也至於聖人之制禮爲高祖不毀其廟廟而不毀則其

子孫卽是一家之一也外孫與女婿雖是母妻之黨同高曾甚

踰遠其視本宗一家之人就不以爲親厚如吾之親安氏之外

孫哉彼視我如一親厚我視彼如視路人不省識其爲誰某則

無已失於簿乎故余記外族妻族並以同高爲限別爲一卷鳴

呼禮有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則余爲是事不亦背於禮行之二
端云爾

己未譜序

吁譜豈易言哉大凡人家有族必有譜非輶譜何以奠繫世非
聯宗何以辨昭穆是宜上而統乎始下而達于疏千派萬枝氣
脉相因遠族近屬班行自別一開卷之間而心目瞭然親之長
之彼此無礙翕如雍如情誼益敦若是乎譜之於人也其闕且
重乎吾門素稱舊族世譜尚闕頃年丙棄翁父子游發此議而
有志未就丙辰秋山南宗黨同聲倡勵咅謀鑑板分定諸任編
通于畿湖僉宗則安建中極自京下鄉與義亨命聘諸君爛熳

商確指日可待顧其見事有同異責效有緩急中間徒勞往復辭說自貽齷齪之悔而致令經紀重舉空費了許多時日豈勝悚惕于心乎今者命聃之弟命揆與義亨之弟信亨及族侄仁宅壽仁爲是之慨更求貲力勇意直前可謂乃兄弟矣其亦贊勞矣乎顧不佞亦同事旣熟嚙囑以續貂辭不謹迺敢依樣而爲之記曰噫嘻我廣陵家世顯揚兩朝聲猷輝赫竊想先長德宿儒已留意拳拳於此而第因循未諧以待夫今日而後成或者祖宗之靈以遺憾於平日者而默誘我孱孫不肖僥手以克述者耶蓋建中跋涉千里適追先大人遺旨詢謀與同且移譜於南漢更加勘正可謂母忝貽謨者也若汝仁甫以判事公宗

孫總官宗事而不幸早世至於繕寫則鐸與命粹總裁編摩則
義亨甫終始而命夏亦與有聞焉嗚呼自吾譜之成爲廣陵
君後孫者果能以吾先祖之心爲心而視吾先祖雲仍諸族一
體均愛無親疏遠近之間彼此厚薄之別且樂且湛乃扶乃恤
克盡報本之道永修敦睦之誼則漢山八百年家聲之不墜庶
因此爲之兆而蘇明允所謂孝悌之心油然而生者抑不多讓
也

屠維大荒落大簇下澣後孫命夏盥手謹序

庚戌譜跋

吾安受姓廣州自麗初已然而無大譜在古尙矣無徵

國初

思簡公先祖爲譜三卷譜佚不傳而幸有序文存焉凡例規模
槩可知矣自後宗人各自爲派以相傳繼而已鼎福曾祖別檢
同知兩府君皆有合譜之意書未及成王考兩棄齋府君及我
先君繼述先志恆牒于京外宗族亦未卒業後英廟戊午嶺
中宗丈義亨氏發論遂成全譜謂今刊本是也觀於諸序文可知
矣若無戊午本吾安不過爲庶姓而止耳豈不大幸哉當時修
譜時余亦以年少後生叅論於執役之列此譜之行今踰五十
年矣不惟子孫蕃衍其中有未及考信而多有訛謬者安佐郎
景漸聰明博洽之人也辛丑年間貽書于余曰吾家全譜之流
行果是前古未行之事而間有商量者於京於鄉吾二人不更

脩整則似無後來之取信何不及今爲之余乃不辭而當之只
欲出草本一二件分置兩家矣不幸佐郎君已逝余以衰癃病
廢又無相議之人將欲置之不意湖西宗人尙成銳意倡論發
文於諸宗各叔名下錢以爲必成之地但貧宗力弱工價太重
多有不稱意者是可恨也然今此譜之成出於至公無私之意
諸宗若能體此意而不忘一氣骨肉之義雖庶派亦能推此意
而無復疏外自別之心則程子所謂收宗族厚風俗實在是矣
幸各勉之哉時

上之十四年庚戌

卽我

正廟朝

暮春下澣後孫僉知中樞府事鼎福

謹跋

新序

族之有譜所以敦親親也孝悌脩於躬而親親及於族周之宗法漢之世表尚矣古君子扶世教厚民德之道莫不致勉於斯雖自一體爲塗人由斬齊至無服而厚薄隆殺之間曲有義意皆欲以推原反本以擴親親之心也自夫世教下而宗法不講也榮悴判於同根清濁分於一源同祖之孫而漠若燕粵者有之斯豈非仁人君子所當惕然而傷心者乎我安肇自三韓世家廣州如木之根厚而枝蕃水之源深而流長立乎朝而世篤忠蓋處于野而戶誦詩禮雖仕隱顯晦之有不同而世德家訓皆爲時之人模則而尤務於尊祖收族之義族譜之增續脩刊

厥有年所而至於庚戌譜則極備且詳矣及年紀侵遠雲仍愈
蕃續輯之議屢起而未諧今宗議歸一諸派合力捐財相費閱
三載而編始成豈非吾宗之幸歟然歷世既久文獻多闕紀錄
之各出於家藏者或存疑而俟後或慎重之不敢質其勢然也
又何憾乎哉噫是譜之未遑續輯者凡幾年而始克成於今日
其亦有待而然歟因竊念系世修譜文也尊祖收族實也苟不
用力於實而徒尚其文則於譜奚有哉繼自今未知吾宗中子
孫幾人能繼先志修是譜而恪守成法惟尊祖收族是務則公
藝之九世同室陳氏之百口共爨不能專美于古而譜之實庶
不外乎是矣

崇禎紀元後 丁卯仲春下澣後孫正遠謹序

又序

按古譜家序例則例多人爲之序而獨蘇老泉以蘓氏而厚蘓氏之譜至今爲譜家所傳誦蓋其用意未始不深爲戒未嘗不切而細讀其序則篤近而畧遠又吾所自出則諱之尊之而不與閩族各尊其所尊要之非譜法之通例而亦非法之至者也古今譜法之詳且備莫盛於吾東而其凡例也節目也蓋有蘓氏譜之所不及者此則吾東諸家譜牒之所同而非吾氏之所得以專然若乃恪守成法不夸不濫則蓋庶幾焉夫抵疑則闕之而不敢强其所不知故無派系混淆之弊寧畧無煩而不欲

鋪張之太過故無事實增衍之失此莫非京鄉先父老尊祖敦宗十分審慎之功而其大意則已畧具於思簡公原序中爲吾各派子孫者所宜服膺而不失者也嗚呼昔廣陵之安可史可譜者殆且千年而布濩遠近家各爲譜矣統宗會元合而一之則自兩棄公始吧羅剔快棲而詳之則至松窩公已未譜漸備而順菴公庚戌譜又沿承之然前哲日遠先芬少贊如己庚兩譜則金浦星巒兩派皆與之合譜而今茲之譜則或載焉或畧焉非故意略之也蓋緣兩派于孫偶有甲乙之論而非有乖離不合之端也後之脩譜未知經幾年樂時而如又脩譜則必以混融會合爲期而勿復如今之偶致闕鑿也哉願茲孱孫識戒

矣年後矣是日之役奔走致力或可以自勉而僧有所論說則極知其不敢然役訖之後幹事子孫之各置一言自是若無已行之凡例故不敢獨異而有此云云其事則適近於老泉自序之爲茲兢兢焉耳

上之四年丁卯仲春下漸後孫璜遠謹序

廣州安氏

族譜卷之一甲編

始祖諱邦

傑

仕高

麗太祖官

大將軍今封廣州君

平之拜大將軍封廣州君

因爲貫鄉或在廣州連三

平壤授元師

封廣陵君墓

於司諫諱觀

家藏舊草書

云封廣陵君

恐爽實廣陵

○按嶺本雖

云封廣陵君

恐爽實廣陵

諸譜或言墓

在廣州渴馬

在廣州渴馬

綏

子禎

子天祿

子原發

子克恕

子善

子美

一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麗朝登第官

至殿中侍御

高宗朝文吏
部總郎

忠宣朝文科
中郎將

郎將恭讓朝
退老不仕